寫透人世「情」字長
杜國威筆下的「小明星」與王心帆

杜國威的一支筆，感動過幾代香港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虎度門》、《人間有情》到九十年代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南海十三郎》再到《劍雪浮生》，他戲稱前面那些創作如果是第一二三階段，那麼如今寫歌伶小明星與才子王心帆的《星海留痕》就是自己創作的第四階段。這一次，他寫了一場精神戀愛。

杜國威說自己如今的年紀，只寫有緣人。也是機緣巧合下，小明星與小明星背後被忽略了多年的撰曲家王心帆的情誼，為他所知悉。由他來寫出這故事，等於也是還了小明星和王心帆有緣無分的一世傳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韓小玲

小明星是粵曲平喉四大名家之一，佳人薄命，一代歌伶，三十歲就戲劇性地吐血昏迷台上致死。香消玉殞的身後事，時隔多年，由劇作家重新撿拾起來，慢慢地透過那些情感碎片，還原出一位女子生前傳奇。

小明星自小學藝賣唱，11歲就已成名，在杜國威看來，當時一個年輕女孩，站在面對三教九流客人的舞台上唱口水歌，是直到遇到真心覺得她是可造之材的人為她寫歌，命運才被改變。而撰曲家王心帆就是那個人。

小明星後來越來越紅，紅到名氣凌駕過王心帆，直到小明星死後人們還是惦記着她，而王心帆則較為潦倒，越來越少被提起。她30歲那年就過世，而他則活到95歲，且一生未娶。就算有人問王心帆「是否為了小明星而終身不娶？」他也只是笑而不語。

1992年王心帆臨死前，香港曲藝界暨文化界聯合辦了一場「星韻心曲——紀念小明星逝世五十周年．王心帆作品粵曲演唱會」那場紀念歌會做完，他才死得安樂。王心帆的終身不娶，在杜國威看來，撲朔迷離。他說：「事實上根據考據，起碼三個男人為了小明星一生未婚，而也有人覺得小明星頗多風流韻事，她後期染上肺病萬念俱灰將自己拋出去，聽說當時很多香港大學的風雅男生都有追求她。」但故事究竟是怎樣？沒人知道，所以可塑性很高。在內地，甚至有劇本把小明星的情懷上升到非常愛國去打日本人。

但杜國威更感興趣的是小明星和王心帆一生錯過的那些空白。

「她因認識了王心帆而紅，後來又為什麼離開他？自己去闖江湖唱一些不是他創作的歌？」杜國威認為有一點遺憾的是，王心帆給小明星寫歌時，留聲機唱碟都還不很流行，所以到小明星真正走紅時，她唱的那些歌像《風流夢》、《夜半歌聲》卻都不是王心帆的作品。

「但他一定啟蒙過她。為什麼？一個黃花閨女站在歌壇上，面對三教九流嗑瓜子飲茶色迷迷的各色人等，唱的歌則都是在講男人怎麼思慕那些青樓名妓的溫馨回憶、床笫之歡，一個少女要唱這些，其實是很難的事情。她該用什麼心態去唱？」所以在杜國威看來，小明星能成為小明星是不簡單的。

她一生都在尋找「愛的感覺」

「最慘是她一生追求愛情。」杜國威所說的慘，不全是指被騙、戀愛的事，可能是她一廂情願遇人不淑，也可能只是她愛的方法不對。「小明星自殺了好幾次，而王心帆也有他的往事，資料中說他曾為一個女人失戀，其後傷透心再不容易動情，甚至95歲臨死時身邊一個女人都沒有，令人更加思疑他是否為小明星而終身不娶？」但無論任何人與王心帆談起小明星，他用的都是最簡單、客氣、客觀的說法——既不是老師對徒弟的記掛，也不是曾經刻骨銘心的情人口吻。

那為何杜國威會這麼有信心寫這齣戲？他笑說因為遇到了自己的一位「貴人」——是曾在政府的文物館做事。「我那貴人年輕剛進去做事，上司叫他周圍去找古跡文物，當時黎鍵他們整班人在灣仔龍門茶樓時不時有茶局，而已90多歲的王心帆在茶局上總是坐着一聲不出，我的貴人就被上司派去近身跟着王心帆，覺得王家一定有不少歌壇流傳下的文物寶貝。」

「貴人」聽熟了小明星的歌就往茶樓跑，跟了王心帆一兩年風雨不改，近在咫尺卻始終不敢造次，一直未夠膽上前搭話，害怕得罪王心帆又不能直接問「你是不是單戀小明星？」。而「貴人」那幾年所看到的王心帆，按杜國威的話說，是「謙謙君子、不苟言笑、清清淡淡，又不至於心高氣傲，只是自有不可侵犯的尊嚴。」

後來「貴人」偶然和王心帆談上幾句，兩人一個90幾歲，一個30不到，也算是忘年之友了。所以「貴人」所了解的小明星，都是來自與王心帆的直接對話。這些第一手資料，給了杜國威足夠底氣去寫。他說：「我不是權威，但我有百分之百把握寫出來的經得起推敲不怕被人追問。」

《星海留痕》的劇本是從「貴人」所講的事跡中，杜國威大膽去對那兩個人的內心世界進行探討——為什麼兩人沒談過戀愛但互相關心？甚至連小明星是個怎樣的女孩，杜國威都能推出八九不離十。「我百分之百肯定她不是那種多愁善感胭脂扣型的女孩，她是個敢笑敢言哈哈大笑的大笑姑婆，見到金蘭姊妹會嘻嘻哈哈。」杜國威看過一篇很久之前寫小明星的文章，說那時小明星本來唱口水歌，後來唱到要轉高貴路線唱《秋墳》《癡雲》時得穿長衫，有一次小明星和整班人走着走着突然就說，自己長衫裡不記得穿底褲，說完哈哈大笑。

她一生喜歡戀愛——杜國威說：「我這次大膽這麼塑造，我覺得沒有偏頗。小明星她追求的是愛的感覺。很多作家都最喜歡追求愛的感覺，沒有這感覺他們寫不出東西。」追求「愛的感覺」的人很感性，失戀時哭天搶地，但很快又會投入另一段愛情。「所以我們現在看很多很厲害的藝術家剛剛分手又開始戀愛，因為他需要這個元素，幫自己提升本質的藝術天分，不好輕率定義為花心的。」

而對王心帆，杜國威則大膽地將之塑造為「很專一」。他說：「王心帆不是追求愛的感覺，而是期望一個人真真正正愛他——這和追求愛的感覺可是很大分別喔。」

杜國威早就參透了「情」字百轉的層次，看得透徹入骨。「如果你要追求一個終身所愛的人卻找不到時，就很麻煩，因為人沒有十全十美，你始終覺得你愛的人都有缺憾。」調返過來，他說自己到如今快70歲的年紀，愈加明白一個道理「你去找一個人愛你是很難的。但為什麼你不能將自己的愛分給別人呢？」

寫了這麼多悟透人性的戲，杜國威寫的所有東西都無悔於他自己。寫小明星的故事時，在他當時的健康狀態感情狀態之下，他自己相當喜歡這部戲，也很希望找到對的人來做。「小明星外表很硬，但內裡她希望被人疼惜。」寫的時候，他就是照着著名紅伶蓋鳴暉的性格去寫。在杜國威心目中，蓋鳴暉是像小明星的。

他寫女人，太懂女人的心，太「到肉」所以讓人看得浪漫得來不勝感慨。「小明星她喜歡過一個拉小提琴的音樂家，出錢供他拉小提琴，結果人家帶了別的女人回來，還很有道理振振有詞說她一廂情願，說一直當她是姐姐。」小明星嘴上雖說不求回報不介意，內心卻始終在多情地追求愛情，到頭來只恨癡心總是錯付。

真正的古跡是長存的「精神」

講回杜國威「貴人」的故事，原來到後來「貴人」發現王心帆其實很窮，在龍門茶樓後面太原街的舊樓租一間板間房住。更令人唏噓的是，王心帆死在瑪麗醫院病房外面的某個床位上時，唯一去到醫院的人，就只有「貴人」。再看看王心帆太原街的那個家，其實什麼古跡文物什麼值錢東西都沒有，只有一個老式的樂聲牌電飯煲和剩下一些沒吃完的太平餅乾。

杜國威為這位文人的晚景，感到無限唏噓。他感慨說自己絕對不肯這麼死，「我要為五斗米折腰折折折……不想最後這麼凄涼。」

寫王心帆不同於寫南海十三郎，寫南海十三郎時，「十三郎應該是在青山死的，不是街上，但我一定要那樣寫——因為他活着時一直睡在街上，你不讓他那樣死，觀眾的無奈同情就不會那麼強烈。」杜國威說十三郎的靈魂可能附在自己身上——「如果不是我去把十三郎的生平寫下來，誰又會記得他？」

如今寫了半生戲的杜國威，將自己沉澱沉澱再沉澱。他說：「現在我喜歡的，我會寫，你和我有緣的，我會寫，你同我沒緣的，給多少錢我都不寫，做人要有這種骨氣。」又笑說「但千萬別餓死街頭啦。」

「做香港人最重要有間屋，其實吃飯反而很容易。」杜國威剛剛開始變老時候覺得「死啦！要吃鹹魚青菜！點算好……」卻原來關關難過關關過，一關過了又一關，四十過了到五十，挺好，五十過了到六十，也挺好。他說：「我現在就要過七十了，才真的明白原來鹹魚白菜都好好味！」歌詞裡說的，其實不虛。

現在到了他的緣分和王心帆與小明星掛鈎之時。他說自己並不是大膽，只是希望能有人用另一個角度客觀些、感性些、真實些地去看待這兩人間的關係——不是一定要肉體的愛，精神的愛更重過千鈞。

「有些女人妒忌老公出去認識女朋友，其實他去認識就是男人一時衝動嘛，做完那些他會後悔的，最慘的其實是精神的愛——因為那是一生一世。所以我肯定他們兩個，是精神的愛。」王心帆口上不認，但為什麼突然做了一場小明星紀念演唱會讓小明星只唱王心帆寫的那些歌之後，他就肯死了？杜國威說：「因為還了他的心願，這麼多年別人忽略他忽視他，政府還在那邊找什麼文物……那棟太原街舊樓曾經有個王心帆，那就是文物啊，結果現在都拆了。」

「貴人」無心插柳，卻陪伴了王心帆最後一程。其實有什麼文物值得去執着地找啊找的？「當他發現王家只有餅乾和電飯煲時，就證明了一件事，古跡自在精神，很多人以為沒有實物，就什麼都沒了，其實不是，那種精神才真的無價珍貴。」

杜國威之所以寫，也是為了那份「精神」。

他說：「我喜歡一個人，我就喜歡寫他，寫完之後有人看過、喜歡、有人覺得演員做得好，我覺得好像為那個人做了些精神上的事。」寫十三郎是為了十三郎，寫劍雪是為了任白，寫《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是為了那個時代的歌女，如今則是寫《星海留痕》，為小明星與王心帆。

「想大富大貴就別做編劇」

杜國威天生感性，說自己不做編劇這行太浪費，但「想大富大貴就別做編劇」。

「寫劇本其實我覺得容易，如果寫自傳小說就很難，自己的感受我會講，不會寫，注定吃寫人物這碗飯。」他很容易就寫到很多人物，也不需要特別觀人於微，但人情世故拿捏得很準。

精神戀愛的故事寫到最尾，那杜國威個人的愛情觀又是怎樣？

他說自己年輕時以為自己就是王心帆那種愛情觀。「到老了就覺得，你既然追求不到什麼的時候，你就追求那個感覺算了。」又說：「什麼叫愛是永恒啊？愛不是你霸住一個人直到永恒，而是那個人在你心裡面那個moment——他是真心喜歡過你，就夠了。每個人心裡都有秘密，不需要打爛砂鍋去問『你是不是真的愛過我？』他講得出來都不是真的啦。放開，人就會快樂好多，你情願你最愛的人懷念你最美好的剎那？還是你愛的人一想起你就皺眉頭覺得你麻煩？」

深愛過誰，到底都需要知進退。見慣不少年輕人失戀的杜國威，如今能送贈後輩的唯一一句永恒安慰就是最老套那句「時間會沖淡一切。」不只愛情，一切都是。他相信：「永恒不是抱着一起死，而是一生一世記住快樂過的時刻。」

舉個最簡單例子——「他曾經買過一隻鑽石戒指給我，我現在還戴着。他曾經用屎擲我，那你要記得哪個呢？」不愧為部部劇本歷經歲月無情考驗依然不朽的優秀編劇，出口都是最形象的「戲」。

「你想你的愛人記得：是我辜負了她，她好美。還是：幸好我甩了她，你看她越老越醜？」殘酷真相，卻絕對是永恒的情事經典。